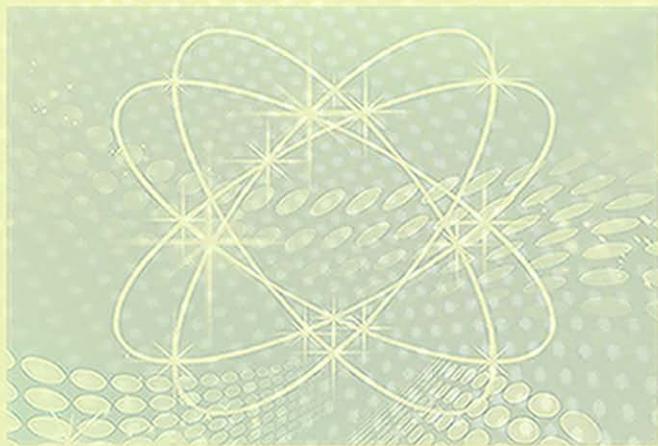


怀念

周宏进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周宏进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220-08703-5

I. ①怀… II. ①周…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9436 号

HUAI NIAN

怀 念

周宏进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孙 毅 谢 雪
经典记忆
古 蓉
蓝 海
李 剑 孔 凌 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524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208mm
4.75
73 千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8703-5
1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前 言



1938年3月，我响应党的号召从延安陕北公学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在时任中共湘南特委宣传部长卢良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长沙、郴州、衡阳、耒阳等地，办农民夜校和民众图书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在卢良同志的教育和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经党组织的批准，我和卢良同志结为了革命伴侣，从此以夫妻的身份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湘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书中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精美的文字，但对那个年代每一件斗争往事的记述、每一个革命战友的追忆，都发自我的内心深处，发自我对亲人和战友的深切怀念。今天，之所以在满头白发、身

心虚弱的耄耋之年，用我的真情实感和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下这些令人难忘的革命斗争经历，既是为了纪念千千万万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也是为了表达我对亲人加战友的卢良同志的深深思念。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回想起当年卢良同志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倾关门主义不行，但是右倾也同样不行。我们在执行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统一战线是在一定纲领的基础上的统一战线。不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那就是投降主义。”这些七十年前对我说的话，对今天的我来说仍然既是教育，也是鞭策，即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我们的祖国能有今天的繁荣富强，人民能够当家做主，这一切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拼搏精神和牺牲自我换来的。我们这些经过浴血奋战的幸存者和今天的共产党人，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同志们，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建设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奋勇前进！

周宏进

2012年8月



我曾走过崎岖的山路，我曾走过泥土垫成的小路，我也曾走过用麻石或水泥铺成的大路，但对我的一生来说，这只是一个起点，前面就是曙光，我必须朝着曙光走去。

在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 1938 年 3 月，我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老金走了，他参加了八路军；方先生死了，死于肺结核；群芳和兰兰到武汉去了，她们到武汉去开展工作；只有郑若还留在长沙，还在坚持“新声歌咏队”的工作。

亲朋好友都走了，而我又回到了长沙。我必须依靠党组织，我必须结识更多的朋友，我必须马上为党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在我心中徘徊无主，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中共党组织决定让我参加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主办的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去那里工作、战斗。

创办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是张治中建设湖

南八大施政纲要中的一项内容，他自己兼任这个学校的校长，将全省的各个县的县长和乡、保长，都调到这个学校进行短期轮训，为了配合他的政治纲领，还附设了一个妇女训练班。

4月的一个清晨，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的样子，我步行到了韭菜园，我带着既陌生又兴奋的心情来到了行政干校。这里一座座红砖的洋楼、碧绿平整的草地、长青的松柏、红艳艳的桃花，把校园点缀得十分幽静而庄严。但一踏进这所学校的大门，一眼看到的那一排排穿着黄呢子军装，斜挂着皮带，脚穿黑色长马靴的国民党军官正在草地上操练，我的心凉了半截。我伫立着不敢前进，我问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能做些什么呢？今后要和这些人打交道，我真有点不愿意。在延安的朝朝夕夕，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也穿过军装，在清凉山上，在延河边，在我们用劳动的双手修整的操场上，我跑步，卧倒，射击，学习军事科目，和我并排站着的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是自己的同志。而现在要在陌生的环境中、陌生的人群中开展工作，多么不容易呀！我讨厌这些人，我不想看到这些人。

当我正在徘徊，正在犹豫时，一个强烈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它像一盆烈火燃烧着我，它像一声

号角唤醒了我，它像同志们在召唤着我，它更像首长们在训导我。不错，这个声音、这声号角是老郭发布的，他代表党，也代表同志们。老郭是我回长沙以后和我第一个接头的人，他也是在延安的一次大会上坐在我旁边，为我介绍王明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曾对我说：“你是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一个刚入党的新战士，党现在号召所有的同志为了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前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必须学会做统一战线工作，这就是你当前的任务。行政干部学校是一个好场所，是一个大熔炉，里面一定有好人，你要去发现，去团结。进去吧，大胆而又细心地走进大门去吧！”

当我正抬头找寻妇训班的地址时，迎面走过来一位三十多岁戴金丝边眼镜、圆脸、短发的中年妇女，看上去饱经世故。当走近我时，她马上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并自我介绍：“你是来妇训班报到的吧？我姓史，是来这里受训的，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你叫我老史好了。”

她的热情并没有引起我的好感，我觉得她有些做作，但出于礼貌，也为了今后的工作，我淡淡地向她微笑点头，算是对她的感谢。随后我被她带到靠右手

边一排整洁的平房中的一间办公室内，书桌旁正坐着一位看来很年轻、健美、端庄，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裁剪得十分合体的旗袍的女士面前。老史显得殷勤，拉着我的手向这位女士卑躬地叫了一声“主任”，随即就向我作起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班主任张素娥女士，她也是我们校长张主席的女公子，刚从英国学成归国，是一位热心妇女工作的人。”她说最后一句话时，声音显得特别恭敬、阿谀、卑微。张主任微红着脸，站起来招呼我们坐下。正谈话时，从对面房子里走出来一位年岁稍大，身材不高，面貌和善的女士，又是那位自称老史的一步抢先向我介绍道：“这位就是副主任罗淑章先生。”不过她这一次的介绍，却显然是用一种公式化的平淡语调。

罗淑章，好熟悉的名字，记得我在妇女生活杂志上读过她的文章，内容进步。我心中一阵喜悦，感到在妇训班里有进步的人士领导，工作就会方便多了。我连忙尊敬地向她微笑招呼，但我内心的情绪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直到吃午饭的时候，在饭堂里遇到了女中的同学白水、李季和杨杨，我这才开始踏实了一些。

当天下午，一百多位妇训员都穿上了蓝布旗袍、白色帆布跑鞋，开始了紧张而又繁忙的军事操练和

政治训练。行政干部学校的主要课程是建设湖南的八大施政纲要，由张主席亲自讲课，我们排成队伍站在操场上听课，一站就是半天。张主席精神抖擞，精力充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要求十分严格。他对建设好湖南颇具信心。

为了抗日救国的需要，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组织要求我在妇训班内发展同志，以便很好地开展工作。妇训班内一百多个成员，情况比较复杂，有从东北、平津一带来的流亡学生，她们大多情绪低落，思乡心切；有在社会上浮沉了多年的职业妇女，也有当地失业失学的青年。她们大多来妇训班的目的是想求得一个栖身的工作，解决温饱。当然其中有不少人是想为抗日救国贡献一技之长。这批人年龄不同，从十几岁到三四十岁；文化水平不同，有中學生，有大学生，还有教员、职员。那位自称老史的中年妇女，就是一位八面玲珑面面光，社会经验相当丰富的女人，她担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又做过职员。

发展同志这是当前的工作，但是从何入手呢？我观察着，我倾听着，我琢磨着，我思考着。我必须发展我所了解的人、信得过的人，那么还是从老

同学中开始吧。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介绍白水、李季、杨杨三位同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是在长沙妙高峰老郭家中举行的，仪式既简单，又十分严肃。

自从党小组成立后，力量增强了，比我单枪匹马好多了，很多事我们几个人商量着办。妇训班宿舍后一块绿草如茵的草地，经常是我们党小组活动的地方。遇到了困难，我就跑到妙高峰老郭家去请求他的帮助。

妇训班的党小组决定出一份壁报，壁报的名称叫“大家看”，报头用大红色，内容有散文、报道、诗歌、快板等。又开辟了一个阅览室，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前方战况，激发人们抗日救国的斗志。壁报贴在教室旁边的过道上，十分醒目，吸引了很多读者，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教师和同学。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些人想出风头，有些人想捞点政治资本，也有一些人想利用青年人的无知和热情，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办的“大家看”本来就是一种群众性的壁报，欢迎教师和同学们投稿，但稿件的内容必须合乎抗日的需要、团结的需要，这一点是肯定的，决不含糊。可是就在我

们的壁报出版的第二天，收到老史送来的一篇文章，她以极左的面孔出现，内容不利于国共团结，我们婉言地对她说：“你的文章文笔不错，可惜口号过高过急，不利于团结。我们还是听校长和主任的话，把妇训班的同学都团结起来，建设新湖南为好。”她听后拿着她的稿子有点生气，但又十分含蓄地假笑了一阵，然后走开了。

不出三天，我们又收到了一篇文章，虽改头换面，以“斯人”为笔名，但一看又是老史写的，我们把这篇文章压了下来，没有登在壁报上。这一次她不当面和我们交涉，却暗地散布谣言，说什么“‘大家看’是刘静芝（笔者曾用名）几个人在包办。她们办的壁报有政治倾向等”。这些流言飞语，在年青的我们听来并没有引起注意，而罗淑章几位进步教师还一再维护着我们，就是张主任也号召大家办好壁报，搞好团结。一次我们正在开党小组会研究问题，老史闯了过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哟！你们几位女中的同学，就是与众不同，经常在一起说这说那，是同学会，还是同乡会？”她说后也不走开，死皮赖脸地站着不走。好在我们也有防备，每次开会，总是买些瓜子什么的作为掩护。

“欢迎老史来这里坐，我们不是同学会，也不是

同乡会，今天是杨杨的生日，她想家，我们是老同学，几个人把她拉来谈谈，解解她的闷。”我一边向她解释，一边抓起一把瓜子朝她手里塞去，杨杨站起来把她拉住和我们坐了一会。她的出现在我们几个人心里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不愉快，觉得这个人总是和我们为难，但从她平日的说话中，又觉得她的思想还是进步的。我们几个人，究竟是初出茅庐，很多工作仅凭着一股青年人的热情，对老史并没有去深加研究。

黑沉沉的夜晚，天际像被浓墨深抹过一样的夜晚，我推开窗户，抬头仰望长天，连一颗星星也没有，只有轻轻吹过来的微风，把我的一束短发吹得更乱了。我用手掠了一下短发，就在这一个动作中，我想起了我的女生队长宋琏同志，在延安时她总是帮我戴好军帽，帮我扎好绑腿。现在她和我的同学们仍留在延安，今夜她们正在那里学习、讨论和工作。我思念延安，我强烈地思念延安的一切。

我回头看看熟睡中的白水、李季和杨杨，她们那嘴角边的微笑，一定是一场好梦在陪伴着她们度过今宵，是见到了亲爱的妈妈还是姐妹？还是心上人呢？我羡慕她们有一个甜蜜的梦，可我却久久不能入睡。

我刚躺上床，忽然听到宿舍外边的走廊上传来穿着马靴的脚步声，脚步凌乱、急促，像是好几个人，等脚步声一过，我一骨碌爬起来轻轻地把门打开了半扇，伸头朝外望去，在昏暗的灯光下，隐隐约约看到几个彪形大汉朝张贴壁报的方向走去。我连忙把头缩了回来，轻轻地把门关上，然后把白水她们推醒，又合计了一番，明知要发生事情了，但一时也摸不清情况，只好等着瞧。这一夜我们几个人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走出寝室，又碰到了老史，她向我讨好地说：“有什么自由、民主？出份壁报也不放过，你不去看看，壁报被撕掉了，阅览室被查封了。”她不等我回话，只用眼睛看了我一下，就走开了，显然她的话是特意对我说的。

我有点郁闷，也有点不安，连忙和白水几人商量对策。

由张素娥主任召集全体妇训员训话是在会议室进行的。当我们走进会场时，看到台上坐着的除了张主任外，还有几位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

当张主任刚说完召集大家开会的目的，并请那几位军官训示时，立刻从军官中站起一位佩戴中校军衔、肥头大耳、镶着满口假牙的高个子，他唾沫

四溅，提高嗓门，连骂带威胁地吼叫着：“妇训班是张主席办的，是配合‘八大纲要’开设的，共产党想在这里宣传赤化，办不到，要追查，要抓出为首的人来示众……”

他的话激起了很多教员和学员的不满，罗淑章从容不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话了：“壁报和阅览室是妇训班全体成员主办的，它的内容是符合抗日救国的，是符合民族大团结的。当前日寇压境，民族存亡，匹夫有责，谁也不想分裂，只有各党派、各阶层的大团结，一致抗日，才能挽救我们中国，才能挽救我们的民族。至于我们几位教员，是张主席邀请来干部学校训练妇训员的，不是来挨骂受气的，我们和则留，不和则去，中国这么大，难道没有我们工作的地方。”她的话义正词严，博得了阵阵掌声。接着有好几位教员说了话，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应以大局为重，如果壁报办得有什么缺点，可以改进，用不着兴师动众，有害团结。又是那位老史她带着幸灾乐祸的眼神，跃跃欲试很想站起来表白一番。当她的视线刚一接触到我，我马上瞪了她一眼，我想你如果将矛头指向我，我便不客气地将你的文章端出来示众，是谁说了过激的话，是谁在破坏团结。她毕竟暂时地收敛了，始终没有表白出来。

最后还是由张主任说了几句话，希望大家精诚团结，维护干校，办好妇训班。

这一场唇枪舌剑虽然告一段落，但斗争并没有停止。事后我想了很久，那天我用眼神制止老史发言做得对吗？为什么不让她发言？从她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一些线索来，我太性急，也太幼稚。如果我们不办壁报，就会让宣传的武器掌握在别人手里，这不是一种屈服、一种妥协吗？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究竟怎样做统一战线工作？我带着这些问题，去问老郭。那天老郭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同志，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后天有一个文艺界和妇女界联合举办的座谈会，希望我去参加。

去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着地址，走进了一条寂静无人的小巷，在一幢古老的平房的客厅里，我找到一个靠墙壁的座位，这间还算是客厅的房间里坐满了男男女女的客人，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一个问题，我仔细地去听是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听来是很熟悉，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着不同的观点。

讨论中有人提出，既然是国共合作，既然是统一战线，那么就应该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用

不着再有八路军根据地，此人的这一番言论也颇有人赞成。语音刚落，我只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我们欢迎艺术界的代表罗先生讲话。”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位穿学生装的青年人，他这样推举罗先生，那么罗先生又是何许人也呢？我朝前望去，只见从前面一排的座位上站起来一位西装笔挺、风度翩翩、年轻英俊的先生。是他，是老郭，怎么他又姓罗呢？他今天特别神采奕奕，这不仅是他的衣着入时，而且他那一表人才，一经化装至少比平日那满脸胡碴、不修边幅的老郭年轻了十岁。只见他从容不迫，操一口广东话说：“今天是一个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对刚才这位先生的意见，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当前是全面抗战，因此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坏国共两党的统一是不许可的。因此只有两党合作再团结其他抗日的党派和阶层，一致抗日是大前提，不存在谁领导谁，谁统一谁的问题。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建立在一定纲领的原则上的，那就是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原则……”他的话十分有说服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了党的政策。

我走出了客厅，我走出了这古老的平房，望着

寂静的夜空，在这寂静的街头，我的心被老郭刚才的一席话激动着，像一团烈火燃烧着，我不能有任何消极、徘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原则的，是独立自主的，它是当前工作的指导，也是我今后工作的依据。”

几天以后传出来一个消息，说罗淑章等几位教员，又一次受到行政干校总队长的训斥和威胁，她们十分气愤，也很悲观失望，觉得在湖南要抗日救国很困难，决定到武汉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由北向南踏来，国民党右翼消极抗战，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他们有时也说几句漂亮话，实际上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捕风捉影，制造分裂，这一次的壁报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保卫大武汉的呼声，像春雷般的响亮，去武汉工作的文化界人士一批接着一批。罗淑章等要走，张素娥也挽留不住她们。在妇训班中要去武汉的也大有人在，其中也包括了白水等几位同志，她们来找我商量，我对于国民党的高压手段、制造摩擦早就不满，但我不愿马上离开长沙。对于白水她们的打算，又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她们，因此我决定又去找老郭。

当天下午，我顶着炎炎烈日，一口气跑到妙高峰。刚好老郭也从外面回来，他身穿一件浅灰色长